

名家

吴克敬小说《暖怀》获大奖

本报讯 第三届《小说选刊》奖颁奖仪式日前在山西太原举行,宝鸡籍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安市作协主席吴克敬短篇小说《暖怀》榜上有名。

《小说选刊》奖由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和中骏集团共同举办,本届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微小说各三篇获奖。矫健《魔域之门》、潘灵《奔跑的木头》、田瑛《生还》获中篇小说奖,邓一光《香蜜漏了》、吴克敬《暖怀》、朱辉《放生记》获短篇小说奖,艾克拜尔·米吉提《巡山》、聂鑫森《玉须帘》、津子围《谢谢》获微小说奖。

《暖怀》中没有出奇的情节,讲述美丽的奇女子暖怀,从娘温暖的怀里再钻进恋人的怀里,当然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后来,知道了家里不应该知道的事后,故事出现转折。她的夫家也因为她回娘家而彻底走向了毁灭。当她得知夫家因她的举动而彻底毁灭时,她义无反顾地回到夫家……评委会在授奖辞中评价:“《暖怀》是一篇在悖论中侦测人性的作品,具有开掘的深度、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杨曙明讲述宝鸡之宝

本报讯 12月21日下午,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杨曙明携新著《陕西古代青铜器》来到市区万邦图书城,与家乡学者文友分享他对宝鸡之宝的研究收获与成果。

为让广大读者更多地认识宝鸡出土的青铜重器,了解青铜器之乡宝鸡,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宝鸡文理学院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此次新书分享会。《陕西古代青铜器》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以来,受到读者广泛关注,尤其是在作者家乡宝鸡赞誉颇高。分享会上,杨曙明首先介绍了自己写作该书的初衷,并以宝鸡出土的大孟鼎、大克鼎等青铜重器为例,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了它们的制作、发现、流传及广阔的社会背景,让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了宝鸡之宝。

本报记者 王卉

白浪

云岗



上了去白浪的路。

车子出了商南城,盘桓山路虽迢迢,狭窄,但山色秀丽,路面平坦,一路驶去倒也兴致勃勃。进入三省交界区域后,山渐渐被逼远了,道路却愈来愈凹凸不平,车子自然便颠抖得可怜,颠簸中眼皮愈发沉重,渐渐地,我便不气地进入了梦乡。恍惚中不知做了多长时间好梦,却感觉汽车停了下来,随即有人推了我一把。睁开眼,只见汽车已停在一小院当中,便问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白浪镇政府。

这是一个极幽静的小院,院里虽有一栋三层高小楼,却很少有人进出。接待我们的人介绍说,他们镇政府虽然简陋,却实实在在在白浪街上,是名副其实的白浪镇,而湖北的白浪镇、河南的荆紫关镇却不在白浪街上。我们便急不可耐地问,那三省交界的地方在哪里?回答说,不急,一会儿就知道了。

车子出了小院,向南一拐,驶上了一条小街。小街不甚宽阔,两边房屋也不很高耸,却因背靠青山,四围的景色颇为秀丽。一会儿,一座用水泥修建的亭子出现在面前。这是一个三棱形两层飞檐式亭子,亭子的三面分别标着“陕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几个字,对应的上方是各省介绍性的碑文。亭子里最不显眼之处却是其标志性的地方,是地面中央一块锥状三面体小石,它的北面面向陕西,东面面向河南、南面指向湖北,这便是“三省交界石”!一时间既好奇,又激动,一个个便面朝陕西、脚踏小石、手扶亭柱,让同伴想一下快门,来了个“到此一游”,也

切实领略了一番“脚踏三省”的趣味。拍完照,这才发现三个亭柱上均雕刻着一条龙,龙头在上,龙尾在下。一想,陕、豫、鄂都是龙的传人,那块小石虽说是界石,不过是个象征,出了亭子,无论东西南北,都是龙的故乡,如何能分得开?不觉又为刚才的好奇、激动好笑了。

走下界亭,还想对白浪街看个究竟。不知是缘于商业已向紫荆关镇转移,还是因为夏收,街面上并没有贾平凹笔下家做做生意,到处摆摊的繁华景象,甚至于街面上几乎没人。商店倒是,却冷清得可怜。正遗憾时,却见一女人手提木杈从南面屋子出来,翻晒起街心的麦子,又有一老大娘拿着鞋底,撩起门帘,从东面的屋子出来。两人一见,便不在焉地聊起了家常。我有点好奇,便问那女人是哪人,女人答湖北人。又问老大娘,老大娘有点羞涩,低头道河南人。说话间,又有一汉子拉了架子车从南面而来,便问他是哪里人,汉子随便回答陕西人。真是天作之合,让我一下子见到了三省人!便又好奇地问:“你们住在一条街上习惯吗?”汉子瞥了我一眼,反问道:“你们村里的人住在一起习惯吗?”我说:“街坊邻居的,咋能不习惯。”汉子笑道:“这不就结了,还问我?”我说:“可你们都是三省人啊。”汉子道:“三省人咋了,都是中国人!”说完,拉着架子车,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陕西,走进了河南。我不觉又一次为自己的好奇好笑了。

午饭安排在界亭东边名曰“三省客栈”里。进门时,忽见一溜墙壁上砌着一块块黑板,黑板上写满了字,走近一看,却是

贾平凹先生的《白浪街》,这么多字写下来,绝非易事,我一时不仅为贾平凹先生感到骄傲,又被河南人的勤劳和聪明所折服。走进三省客栈,听见后面水声哗哗,我忙走了过去,却是一条小河,河水在石头上跳跃翻腾着,阳光洒在上面,粼粼波光煞是耀眼。陪同的人说,这就是白浪河。我不觉又惊叹于这条小河了,就这么一条小河,让三省人人生息息在白浪街,她可真是白浪三省的母亲河啊!

午饭甚是丰盛,既有湖北菜,又有河南汤,还有陕西饭,满满摆了一桌,很是和谐统一,仿佛三省人共同生活于白浪街,既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又有共同的生活享受。一打听,果然老板是河南人,服务员是陕西人,厨师却是三省的都有。酒酣耳热之际,河南的老板来敬酒,陕西的服务员也来敬酒,湖北的厨师亦来敬酒,劝酒的话开始是:“我是河南(陕西、湖北)人,这酒你说喝不喝?”接下来的话是:“我们都是白浪人,这酒必须喝!”这样的地点,如此好客的三省人,加上不同口音的劝酒词,您说喝不喝?喝!

头重脚轻地走出客栈,但见天空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明媚,忽然想起成语“朝秦暮楚”便源自这里。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和楚国交战频繁,这个地方白天属于秦国,晚上被楚国夺取,第二天可能又会易手,虽然造就了一个成语,三省人民却不知道了多少难!想到这里,我实实在在心里感叹道:还是同处于一个蓝天下好!

肖像作者:陈亮

赵炜漫画 (扶贫系列二十)



不忘初心担使命 摘帽决不摘责任。



摘帽不是摘帮扶 不送小康不撒手。



摘帽不是摘政策 致富路上有奔头。



摘帽不是摘监管 预防返贫是关键。

胡云林新作《背篓集》出版

本报讯 我市资深媒体人、知名作家胡云林的又一部诗文集《背篓集》,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胡云林笔名方舟,宝鸡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年逾八旬仍乐于笔耕,已出版《故乡的刺玫花》《回首芳踪》《那一抹虹霓》《寨里村记忆》《寨里村往事》等多部诗文集和小小说。《背篓集》分为诗歌篇、散文篇和评论篇三个部分,约15万字,收录了近百篇诗文和20余篇作家文友对作者文章的评价。其中诗歌作品感情真挚、语言质朴,是作者参加工作60年来心路历程的一次集中展示,浸透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对社会、人生的独特领悟,及对乡情、友情、亲情和爱情的感慨。

(段序培)

退休干部业余朗诵喜获奖

本报讯 近日,在南京举办的以“致敬七十年 讴歌新时代”为主题的“70年70诵”全国朗诵比赛中,我市眉县退休干部于红梅朗诵宝鸡籍著名诗人祁念曾的诗歌《延安,我把你追寻》获成人独诵组三等奖。

于红梅早年就读于宝鸡教育学院,与当时任教该校的著名诗人祁念曾教授结下深厚的师生情。此次朗诵比赛由《扬子晚报》社主办,自今年4月份征集并公布了70首朗诵诗篇,进行线上朗诵比赛和现场朗诵活动,曾多次入选全国统编小学语文教材的《延安,我把你追寻》名列前茅。截至10月底收到参赛朗诵作品两千多首,终审70首入围作品,分少儿独诵组、成人独诵组和多人合诵组三个奖项予以奖励。

(段序培)



日常话语与诗性超越

——从陈朴诗集《宽恕》谈起

陈坤浩

常话语语境中,如何实现诗性的超越?虽然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时代语境一直变,日常话语语境却始终处于变化的状态之中,因此这依旧是一个需要反复拿出来谈论的问题。而且我相信这也是陈朴始终在做的工作。

《宽恕》中收录的大部分诗歌聚焦于日常生活,是对个人日常生活的经验表达。在他的诗歌中我们感受到日常生活中常见但时常被忽略的细节,而我们的情感又恰恰是在这些细节的叠加中酝酿的。

对日常生活进行诗意转化,必定要经历所见到所思的过程,对“所见”生活的提炼决定了诗歌细节的饱满性,而所思的高度可能就决定了诗歌的灵验高度。现在网络上大部分诗歌写作者对于诗歌日常性的理解好像就停留在前者,即将诗歌写作当成对日常生活碎片的记录与呈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对第三代诗人“反崇高”主张的误解——即诗歌只谈生活,不谈灵魂与理想,而这种谈借由网络强有力的传播已经变成一种降低诗歌写作难度的“理所当然”的借口。当然我们不必过分责难“灌水式”的诗歌写作,但是对于有志于在诗歌道路上走得更远的人来说,必

须警惕这个误区。要知道提倡“反崇高”是反对宏大叙事并不等同于拒绝崇高精神的建构。正如于坚所说:“我的诗,就是表达日常生活的神圣性的。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界,对生活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还是‘生活在别处’。而我的诗转向日常生活的世界,歌颂朋友,歌颂人生。我想表达的是,日常生活不是世俗的,不是柴米油盐的俗不可耐。”在这番话中,于坚其实表达得很清楚了,将诗歌聚焦于日常生活,并不是推崇世俗,恰恰相反,是为了寻求日常生活背后的神圣。这里的“神圣”并不具备宗教意义,它的光芒来自于对生命尊严的挖掘以及对日常生活背后破碎的精神世界建构的高度期许。这同样也体现在陈朴的部分诗歌当中。于是我们能够读到这样的诗句:“在这座城市的角落,有拾荒者、乞丐者/流浪者、残疾的卖艺者/归隐于楼梯的拐角和路边的榆树下/想到这些,归隐于烟尘外的同胞们/我常常为自己/归隐于幸福园小区A幢3楼东户/而惴惴不安”(《归隐》)。虽说诗人与生活平视,但是聚焦的不是日常琐碎,而是致力于去揭露生活背后被人所遗忘的生命隐痛。当然对

社会底层人们生命疼痛的书写,并不是为了给他们贴上卑微的标签,以此来换取同情,而是去挖掘直面苦难之后人们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尊严,“要在手持斧头的伐木者到来时/出阵迎敌,殊死抵抗”(《离别痛》)。相对与苦难者流下的悲悯之泪,诗人更愿意去歌颂他们在风雨中所呈现的生命韧性,“我不会哀叹临近暮晚的时光/我深知这片大地上的每一个生命/都和我会一起苏醒、呼吸”(《宽恕》)。可以说,正是这种寻找生命尊严的信念,让陈朴在诗歌中完成了对日常生命体验的诗性超越,于是即使是一只小小的蚂蚁也迸发出了强大的力量:“这些年/水泥和砖块,大肆占领着/人间的一寸寸土地/而你无处不在,无尽地施展着/见缝插针的本领。我想你/一定是为了证明什么,才顽强活着”(《蚂蚁赋》)。到底是为了证明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小小的身躯中所展现出来的生的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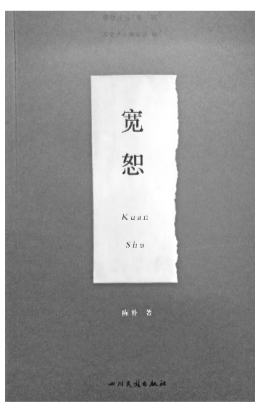
“诗歌就诞生于现实的土壤,它的根深深地扎在这块土地上;但不是表皮上,是泥土、岩石,是悬崖、峭壁,是水源充沛的地下水河。”诗人不只是生活的见证者,更对现实始终保持敏锐的体验,他的语言是饱满温度,但又不缺温度的。只有敢于凝视深渊的诗人,才能看到爱与尊贵的可贵。当然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忠于生活、直面苦难、向着美与灵魂——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像荷尔德林那样强调的“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

陈朴新诗集《宽恕》付梓

本报讯 我市“85后”青年诗人、评论家陈朴的新诗集《宽恕》日前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加之前不久他的长诗喜获全国首届闻捷诗歌奖,可谓双喜临门。

陈朴系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省青年文学协会理事,其诗作及评论频发于《诗刊》《星星》《扬子江》《北京文学》和《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大报大刊,曾荣获第三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评论提名奖,堪称近年来宝鸡文坛的一匹黑马。《宽恕》是他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诗集,收录了2013—2019年创作的百余首诗作。其诗关注当下现实,大多是从切实的生活体验出发,无无病呻吟之作,亦无故弄玄虚之态。著名诗人、评论家罗振亚认为:“其诗是从自我生活经验土壤中绽开的精神花朵,未化装的技巧和语言,同浓郁的人间烟火气遇合,却能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与启迪。”著名诗人、评论家师力斌称赞:“陈朴携带着厚重的文化传统,从生活的磨难中发现诗意。在他明快律动的诗句中,蕴含着一种关中大地特有的朴实和灵气。”青年批评家李莹则说:“他的诗歌主动地抛弃了一切形式上的繁缛,直接指向了对他生活的土地上,一切生物的悲悯。”

本报记者 周勇军



陈朴是近年来较为活跃的陕西青年诗人,在诗歌场域中他的身份其实是多重的,他不仅是诗歌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位诗歌的观察者和批评者。虽然他的诗歌大多是聚焦包括他在内的社会底层人们的日常生活碎片,但是常年的诗歌研读与写作,使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擅长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具有诗性光辉的细节,从生活的隐痛中发现生命的尊严,这让诗歌始终蕴含着浓郁的人情味。读完陈朴的诗集《宽恕》后,便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在日